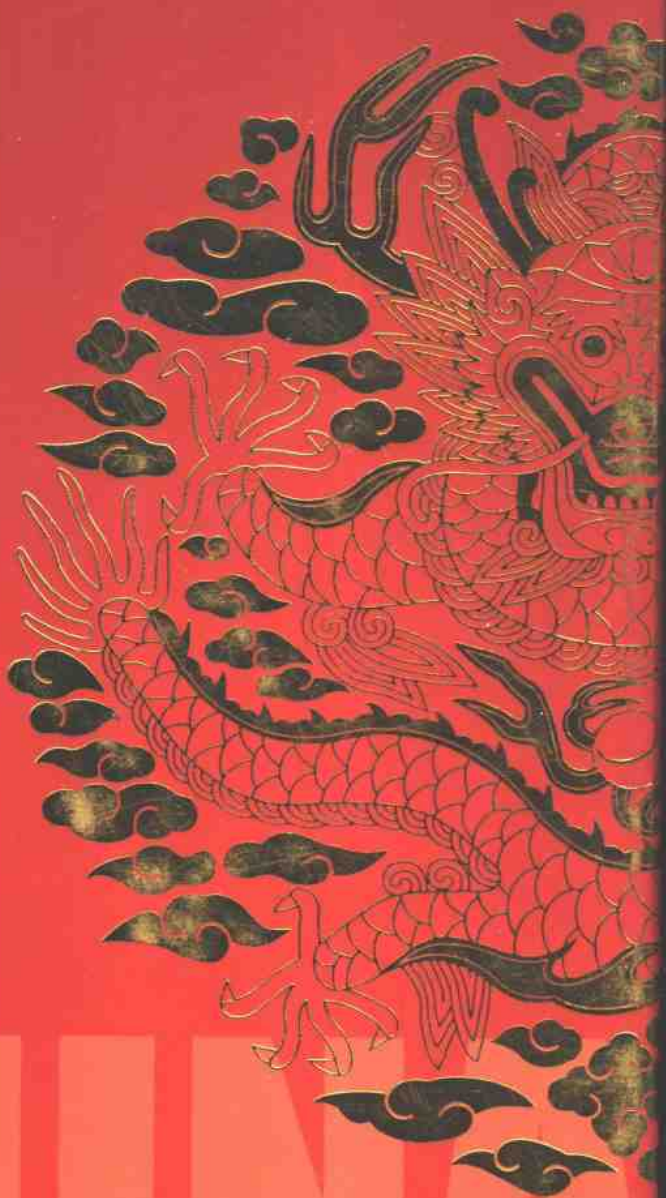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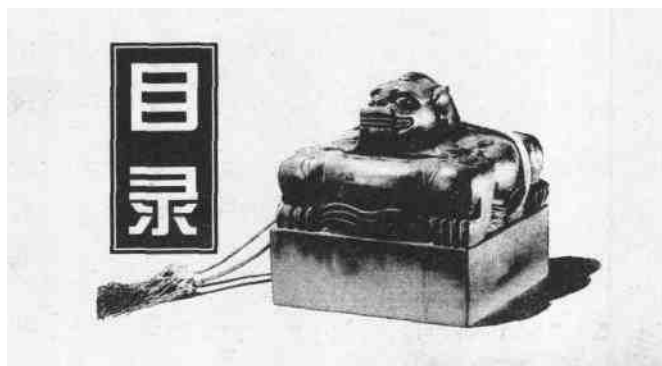


傳 · 言 · 古 · 皇 · 帝 · 國 · 史

中國皇帝



ONE HUNDRED BIOGRAPHYS
OF THE EMPERORS AND
EMPRESSES IN CHINA



第 一 章	梁晋恩怨	(1)
第 二 章	儒家教育	(19)
第 三 章	杀叔掌权	(25)
第 四 章	动荡时代	(37)
第 五 章	潞州之战	(44)
第 六 章	推行改革	(50)
第 七 章	柏乡败梁	(56)
第 八 章	幽州灭燕	(80)
第 九 章	魏州战役	(89)
第 十 章	北击辽军	(101)
第 十 一 章	梁晋再战	(112)
第 十 二 章	魏州称帝	(124)
第 十 三 章	平定内乱	(131)
第 十 四 章	奇计灭梁	(138)

CHZS/1/62

第十五章	志得意满·····	(167)
第十六章	灭前蜀·····	(183)
第十七章	亡国之兆·····	(191)
第十八章	丧身兵变·····	(217)
第十九章	后唐灭亡·····	(227)
第二十章	用兵谋略与俳优·····	(242)
第二十一章	宦官与俳优·····	(256)

第一章 梁晋恩怨

唐朝末年，朝廷虽然养兵众多，但在农民起义、党派之争与宦官专权的多重破坏之下，对愈演愈烈的藩镇割据越来越无法控制。李天下事实上已经分崩离析了，其混乱程度与汉末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野心勃勃的蕃人、汉族豪强、失意文士等等乘乱而起，各自养起一支军队，各自占有一块地盘，相互劫杀。前面的军阀拿着刀在劫杀，背后的军阀暗藏着刀准备劫杀前面的人。忽得忽失，以暴易暴。到九、十世纪之交，演变为梁晋两股最大的割据势力的混战，朱温与李克用也就成了唐末乱世中最具代表性的风云人物。

朱温（公元852—912年），后来被唐朝赐名朱全忠，当了后梁皇帝后又改名朱晃，宋州（今属安徽）砀山午沟村人。父亲朱诚是个熟读经书的私塾先生，全家靠他微薄的束脩生活。母亲王氏，是个本分胆小的人。朱温有兄二人，长兄朱全昱次兄朱存。他排行第三，小名朱阿三。

相传朱温出生时，朱家屋顶上，红光陡起，村人都以为失火了，纷纷来救。及到屋前，却是虚惊一场，只听到嘹亮的婴儿的啼哭。

少年时，朱温便喜欢舞棒弄棍，与二哥朱存形影不离，打架斗殴，无所不为。除了与二哥一样有一身蛮力之外，朱温更多一些心机。俩人在外惹了祸，受责挨打的往往是朱存。久而久之，朱诚也看穿了朱温的伎俩。他曾无可奈何地对族人道：



“我朱诚平生熟读五经，与人为善，家教也不谓不严。想不到三个儿子中，除了老大有点像我，老二、老三都是混帐东西。不知今后会闹到什么样的田地。”

朱温 14 岁的时候，朱诚忧郁成疾，不久就死了。王氏母子四人，孤苦无依，生活无着，只好到萧县人富户刘崇家里做佣工。

朱温作了佣工，仍然游手好闲。刘崇气不过，对他严加训斥道：“朱阿三，你平时总说自己了不起，无事不能，我看你一无用处。你到我家也有些日子了，耕了几垅田，灌了几块园呢？”

少年朱温晒然一笑道：“市井鄙夫才只知道耕田灌园，晓得什么男儿之志。我难道是久做佣工的人吗？”

刘崇见他顶撞自己，更是怒火中烧。他顺手捡起一根棍子向他打去。朱温不慌不忙，夺过棍子一折两段。刘崇气得浑身发抖，想找根大的棍子打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朱阿三，恰巧被刘崇的母亲看到。她忙阻止道：“打不得，打不得，你不要小看了这个朱阿三，他将来恐怕是个了不得的人物！”

相传，刘崇母亲曾偶然看到朱温睡觉时有鳞甲闪闪的赤蛇相伴，认定这个无赖阿三是个异人，平时对他格外优宠，把他当作自己的子孙看待，并常常告诫家人，不得侮辱戏弄他，更不能打他。

朱温得到刘母的袒护，在刘家更是肆无忌惮。一天，他把刘家的饭锅偷走，准备拿到市场上换钱。刘崇得知，忍不住又要打他。刘母再一次为他解围，并对他说道：“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不该再这样下去。如果你不想干田里活，那你想干点什么呢？”

朱温答道：“我只喜欢骑马射箭，不如给我弓箭去打猎吧。”刘母同意了。

自此，朱温每天追逐野兽，如鱼得水，仗着自己矫健的身





手，收获颇丰。朱存见他道遥自在，又能得主人赏识，吵着要与弟弟一起去打猎。

唐僖宗乾符四年（公元877年）春的一天，兄弟俩打猎来到宋州城郊外，遇到正在进香的宋州刺史张蕤的妻子和女儿。张女仪容秀雅，举止大方，更兼有一种英气。朱温放胆仔细端详，惊若天人。他对朱存发誓要象汉光武帝娶阴丽华那样娶张女为妻。

朱存笑道：“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我寄人篱下，还想什么娇妻美妾！就算如你所想，也要有点靠山才行。”

朱温不以为然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俗话说，时势造英雄。当年刘秀又有什么地位，有什么财产呢？还不是做了皇帝，娶了阴丽华做皇后。如今天下大乱，兵戈四起，王仙芝、黄巢相继起义，各州镇将拥兵自重。象你我这样有勇力的人，何必再这样厮混下去？投官军也罢，投农民军也好，总该找个用武之地。”

朱存被他说得心头发热，一同回到刘家，向母亲禀明心思。王氏放心不下，想劝阻他们，倒是刘母表示赞同。二人得刘家资助，直奔山东曹州去投黄巢起义军。

这一年，朱温25岁。

朱温参加农民起义军虽然也有要求平等的想法，但并不象一般义军那样是因为被逼得走投无路，而多少有些投机的成份。不管怎样，朱温在农民军中算是一个武艺高强的人。加上他作战勇敢，逢战必身先士卒，很快就当上了队长。

一年以后，朱温因屡立战功，开始受到黄巢的赏识和信任。黄巢让他当了自己的亲军首领。

参加起义军以后，朱温一反常态，除了行军打仗，努力博取信任以外，并不象其他投机者（比如他的二哥朱存）那样热衷于掠夺财物和美女。虽然他也从掠来的美女中挑选了几个侍寝，但心中总是念念不忘张女，很有点“除却巫山不是云”的



意思。他甚至曾建议黄巢进攻宋州，好让自己得偿参加起义军的初衷。黄巢给他几千人马，进围宋州城。不料，这时宋州已换了守将，新任刺史很有点本事。朱温攻城不下，更兼张女已不在宋州，感到索然无味，悻悻回到曹州。

乾符五年秋天，黄巢称“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”，横渡长江，驱众南下。朱存携娇妻幼子随行，朱温则留守山东。

两年以后，黄巢率起义大军回师，渡过长江和淮水，召集留守山东的部队，合兵一处，一路势如破竹，很快攻占了洛阳和潼关。唐僖宗在权阉田令孜的蛊惑下，效法祖宗唐玄宗逃往四川。十二月，起义军进入长安。黄巢建立农民政权，国号齐，年号金统。朱温擢升将军，奉命屯兵东渭桥驻防。不久，黄巢又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，领兵进攻南阳。

攻下南阳后，朱温在黄巢眼里已成了一个可以独挡一面的大将。于是，任命他为同州防御使，只是还要他自己去攻取同州。朱温去为自己争地盘，比任何一次战斗都更为卖力，很快攻入左冯翊，占据同州。说来也巧，朱温攻下同州不久，他朝思暮想的张女竟被他的部下抓来。朱温喜出望外，诉说相思之苦后，便与张氏成婚了。在他以后的政治与私生活方面，张氏都以其贤惠聪颖帮了他不少的忙。

此时，本已投降黄巢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又复反叛，纠合各镇将帅，扬言要恢复大唐江山。黄巢得知消息，立即命令朱温出击河中。朱温新婚燕尔，正在朝欢暮乐之中，很不情愿地领兵向河中进发。初一接战，即大败而逃。

吃了败仗的朱温，与王重荣在渭北相持。他并不急于出战，心想，身边的这些人马是自己的本钱，拼光了于己不利。于是火速派人到长安请求援兵。

黄巢自进入长安后并没有乘胜追击，彻底推翻唐王朝，使得逃往四川的唐僖宗有了喘息的机会，得以组织反扑。此时，大齐农民政权正陷入唐王朝官军的四面围攻与封锁之中。同



时，黄巢也知道朱温还有力量，尚可与王重荣一战，请援只是为保存实力。因此，朱温先后十次上表，开始黄巢不予理睬，后来才严词斥责，说他手握强兵而不能顾全大局，并派严实前来督战。

朱温见此情景，恼羞成怒，暗自思忖：黄巢起自草莽，乘乱起事，看来是易兴易亡，恐怕难以持久。如今诸镇帅好象也在为了共同利益而暂停争战，协力兴复唐室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何不学章邯背秦归楚的明智之举，背巢归唐呢？

唐僖宗中和二年九月，朱温杀死严实，号令部下向唐王朝投降。他写信给王重荣，称他为舅舅，请求他表奏朝廷。唐僖宗正在为收复长安而烦恼，得到王重荣的奏章，喜出望外，立即下诏命朱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充河中行营招讨副使，并赐名全忠。朱温对这个御赐名字很喜欢，因为这两个字拆开看是“人王中心”的意思。

钻入农民军中的投机分子朱温，见风使舵，在农民政权极其危难之际，背叛了农民政权，摇身一变，成了唐朝廷的一员大将，或者说即将成为唐末乱世中的一个大军阀。

朱温投降以后，唐王朝加紧了对黄巢的进攻。在首相王铎“先晓逆顺，次知利害”口号的鼓动下，各镇帅更加勉力勤王，联合进逼长安，尤其是沙陀首领李克用的加入，使唐朝的所谓兴复之师如虎添翼。

李克用（公元856—908年），因一只眼睛微盲，入称独眼龙；又因为他的部队一律穿黑衣服，号称“鸦子军”，人们又叫他李鸦儿；再因他的眼睛是蓝色的，又有人叫他“碧眼鹞”。他是沙陀部落酋长朱邪赤心的儿子。

沙陀本是西突厥的一个小部落，唐德宗时期内附唐王朝以求自保，迁居到定襄新城（今大同附近），常设一支万人左右的骑兵部队，骁勇善战。唐懿宗咸通九年，庞勋发动戍卒暴乱，朝廷震怒，发十镇大兵镇压。朱邪赤心率沙陀骑兵在义成



节度使康承训部下充当先锋，屡立战功，被唐懿宗任命为大同节度使，并赐名李国昌。朱邪氏也就成了名义上的唐室宗族。

沙陀人虽然内迁了近百年，但并未改变其生活习惯及粗蛮好斗的性格。唐僖宗乾符五年（公元 878 年），已经当上了驻守大同的沙陀军副兵马使的 22 岁的李克用，既表现出比一般沙陀人更强悍的体魄与精神，也表现出一般沙陀人所不具有的心智。他不满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克扣军士衣粮的行为，既不表奏朝廷，也不与父亲商量，就下令凌迟处死段文楚，占据云州并自任为留后。他上表请求朝廷正式任命自己为大同防御使。朝廷对他擅杀大将的行为非常恼火，当然不许。李国昌也被儿子的行为吓坏了，他不等朝廷的诏书下达，主动上表自责并表示听命于朝廷。但等朝廷派人来了，他又出尔反尔，杀了朝使，撕毁诏书，同儿子站到了一边。

李氏父子的谋反，使朝廷大吃一惊，急忙调遣大军镇压。沙陀军虽然气势很盛，骁勇善战，初战也取得小胜，但终究抵挡不住唐军的四面围攻，在朔州药儿岭大败。李氏父子无可奈何，带着沙陀族人逃往北方的鞑靼部落。

他们前脚刚到鞑靼，唐朝索要逃犯的使者后脚就到了。这时，鞑靼部落酋长正在花园里设宴招待李氏父子。李克用让人把马鞭放在浓密的树叶中，把针悬在树上，他引弓搭箭，射无不中。酋长惊为神技，大为叹服。他当然不知道这是李克用借助酒兴为名而使用的威服计。

李克用尚嫌不够，又趁势道：“我得罪了大唐天子，无从效忠。如今黄巢扰乱中原，肯定会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。如果天子肯赦免我的罪，让我南下杀敌，岂非一大快事？”

鞑靼首领正在为如何答复唐使而费神，听李克用这么一说，一则佩服他的英武与豪爽，二则见他并无鹊巢鸠占的意思，于是决定谢绝唐使而暂时收留李氏父子居住。

无巧不巧，不管李克用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事情果然如他所



料。黄巢连夺两都，建立政权，唐王朝危如累卵，使亡命于荒漠的李克用得以归国，驰骋疆场。他这一去，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将告失败；唐天下也将更加混乱不堪；朱温、李克用这一对冤家也要聚头了。

从此以后，朱温、李克用这一对冤家就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权力之争。

唐僖宗中和二年（公元 882 年）十二月，朝廷接受代北监军陈景思的建议，赦免李克用，命令他回国统领代北人马，立功赎罪。

李克用欣然从命，领着亲信将官和一万鞑靼兵迅速南下。他的亲信主要是他的养子，一部分以“嗣”字排行，如李嗣源、李嗣昭，一部分以“存”字排行，如李存信、李存直、李存江、李存孝，加上康君立共十三人，号称“十三太保”。个个武艺高强，其中尤以身材不高、骨瘦如柴的李存孝最为突出。他本是一个孤儿，流落漠北，跟随李克用后屡立战功，并以功封为勇南公。相传他被李存信等人进谗处以裂刑时，四辆车都拉不死他。

李克用仗着这十三名强将，加上他在鞑靼精心组织训练的一万“鸦子军”，再加上代北监军陈景思交给他的三万骠悍的原沙陀军，一路上疾走如飞，敌军闻风丧胆，鸦子军所到之处，无不望风披靡。

次年正月，李克用进击沙苑，直捣华州。唐军统帅王铎正式任命他为东北面行营都统。李克用出师顺利，得到各镇帅的拥护，更加杀气腾腾，猛攻华州。他与王重荣合兵在零口大败黄巢的军师尚让，继而进军渭桥。其它忠武军、河中军等也相继跟进。

黄巢知道，这是农民政权存亡的契机，便命令主力部队集结渭桥拦截官军。李克用率领沙陀兵充当头阵，双方展开激战。你进我退，你退我进，如此反复争夺，农民军渐渐抵挡不



住，开始溃散。李克用会同诸军猛追至长安城下，连夜攻城。第二天凌晨由光泰门攻入，黄巢只得率余部撤出。

李克用这年 28 岁，以首功升为同平章事。

黄巢撤出长安后，尚有较强的力量。他命骁将孟楷进攻蔡州，刺史秦宗权出城投降。孟楷转攻陈州，刺史赵玮预先设伏，孟楷轻进，以致全军覆灭。黄巢在商山闻讯大怒，会合秦宗权，率主力围攻陈州，三百天不下。

朱温这时已经做了汴州节度使。他接到赵玮的告急文书，便邀同周发、时溥等诸侯去救陈州，在鹿邑小胜。当黄巢奋力反击时，他赶紧退却，并向兵势最盛的李克用告急，而自己却领兵回到汴梁。

李克用领兵从昭义移师陈州，一战而败尚让。黄巢解陈州之围而转攻汴梁，因为他恨透了朱温。李克用毫不松懈，又领兵穷追不舍。解汴梁之围后，在中牟、封丘、浚州、冤句等地连败农民军，尚让被迫投降。唐僖宗中和四年六月，黄巢退却至泰山虎狼谷，自刎而死。

李克用回军汴州，朱全忠开城出迎。

这是两人第二次见面了。第一次是几个月前在河中府的鸦馆楼上。当时，各镇帅都心怀鬼胎，不愿打头阵，都奉承李克用，激励他冲锋陷阵，自己从旁捞好处。因此，各镇帅表面上都表示服从李克用的统一指挥。会兵之后，便在鸦馆楼设宴招待李克用，朱温也在其中。在李克用的眼里，朱温是个身长、膀阔、脸赤、须如金针、耳展似鸟翼、蓝发狼牙的丑汉，很不喜欢他。这次回军本想不入城，奈不住朱温再三邀请，进城来到上源驿客馆。

朱温邀李克用在汴梁停留，无非是想巴结这个炙手可热的人物，好酒好肉、美人歌舞、礼数周全、态度谦恭。李克用一生嗜酒如命，开始还能自持，没有过分表露出对朱温的蔑视。酒喝得差不多了，李克用也渐渐倨傲起来，言语之中，很使朱



温难堪。

朱温见李克用看不起自己，想巴结也巴结不上了，恼羞成怒，便起了杀心。大凡如朱温这样的乱世枭雄，都是以我为中心的，于我有用则用，无用则除，尤其是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东西，心狠手辣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

当天晚上，朱温再设盛宴款待李克用。他让所有的部将都来劝酒，把李克用灌得酩酊大醉。朱温一面派人在大路上联车竖栅，一面发兵围攻上源驿。

李克用醉卧方酣，薛志勤、史思敬等亲兵先行惊醒，迅速跃起阻挡汴兵，留下郭景铢去叫醒李克用。郭景铢叫了几声，毫无反应，忙把李克用拖下床来，当头一瓢冷水，才把李克用泼醒。他云里雾里跟着亲兵往外夺路而走，汴兵又四面纵起火来。说来也巧，忽见雷电交加，大雨倾盆，火势顿灭。李克用酒意未消，仗着亲兵死战，才得以逾墙而逃。朱温见李克用逃脱，气得哇哇大叫，忙与部将杨彦洪出城急追，没有追上，混乱之中，反而把部将杨彦洪射杀了。

李克用逃回军营，酒消怒起，要起兵进攻朱温，报仇雪恨。他的妻子刘氏劝他不要授人以柄，当先表奏朝廷，申明曲直。李克用一面北还，一面上表朝廷，称朱温负义，请求朝廷允许他发兵讨罪。僖宗得表，大吃一惊，好不容易诛灭黄巢，气还没有喘过来，怎能再启兵端呢？于是下诏劝解。李克用咽不下这口恶气，连续八次上表，说朱温这个人反复无常，包藏祸心，他日必为国患，应当早除为是。僖宗仍然不肯，劝李克用顾全大局，暂释私嫌。李克用无奈，勉强遵旨。这也是他的一贯策略，或者说是他的教训，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中，他一直是不公开违反朝廷的，始终不放弃拥唐的名义。

尽管朱温在李克用逃脱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，说上源驿一事是他的部下杨彦洪所为，自己并不知情，现在杨彦洪已被处死。他的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作法，不仅没有让李克用消



气，反而令他更恨朱温。两人从此结成深仇，发生一连串的战。

唐僖宗从蜀中还都以后，改元光启，大封功臣，朱温被封为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、沛郡侯。他把母亲和刘母从萧县接到汴梁，意气扬扬地道：“朱五经一生辛苦却不能求得一官半职。如今他的儿子当上了节度使，登上了相位，得以封侯，总算是光宗耀祖，不辱先人了。”

王氏看不惯他如此骄横，答道：“你能有今天，当然算是扬眉吐气了，但你的行为，恐怕还比不上先人。”

光启二年（公元886年），朱温又晋升为东平郡王。自上源驿结仇以来，朱、李二人尚未有直接的冲突，但是在他们的周围，各藩镇之间一日也没有停止过争战。他们之所以还没有直接冲突，一则是因为朝廷的阻止与调解，二则是因为他们自认决战的时机未到，而应当先积聚力量。

李克用是河东节度使，根据地在今山西。他在河东招募国境以外的游牧部落人当兵，除了严格组织训练以外，对其它方面则放任自流，所以军纪松弛。他的儿子李存勖曾劝他整顿纪律，他说这些人跟我东征西战，我没有钱养他们，现在四方诸侯都在招兵买马，我要是治军太严，他们走散了，谁替我来守河东，谁替我去夺天下呢？

朱温的根据地在河南，黄巢起义失败后，葛从周等一大批农民军将士都归附于他，使他的主力部队主要由农民军组成。

这时，蔡州割据者秦宗权自称皇帝，四出攻掠。光启三年，他调集精兵从郑州进攻汴梁。朱全忠领兵抵御，大破秦兵，斩杀二万多人。秦宗权本来就是土匪似的人物，吃了败仗后，把火发在老百姓身上，大肆屠杀郑州人民而去。唐僖宗任命朱温兼领淮南节度使，东南面招讨使，追击秦宗权。光启四年，秦宗权自扬州西进，再次攻陷郑州。僖宗又任命朱温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，统率诸镇兵马。在名号上，他已成为关东





的最高统帅。当年年底，蔡州将上迫于朱温的威势，将秦宗权抓了起来，举州投降了朱温。

朱温消灭了秦宗权，军威大盛。唐昭宗大顺元年（公元890年），他上表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，宰相张濬等人附和朱温，力主出兵。这时，唐僖宗已死，昭宗李杰在位。他任命张濬为统帅，率兵五万人入河东。

李克用眼看着朱温的势力日增，心中很不服气。朱、李二人几年来一直在勾心斗角，各自极力扩充兵马和地盘，同时也都在积极利用唐朝廷。唐后期的朝廷，事实上为宦官所把持，朱温利用在朝士族来反对宦官。李克用是新得势的沙陀人，在唐境内缺乏根基，他则利用宦官来反对士族，使朝廷在沙陀族的保护下得以苟延残喘。两人之间的争斗，也就直接影响到朝廷的存亡。尤其是到了昭宗时期，南北司的冲突也因两人的争斗而加剧。

张濬主张出兵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
朱温一面上表请朝兵进攻河东，一面自己也发兵前来会战。成德节度使王熔、幽州节度使李匡威、郢州节度使赫连铎等也来助战。

李克用火冒三丈，领兵主动出击，在怀州、潞州、泽州、蔚州等地连败唐军和其它镇帅。

张濬败还，昭宗已无可奈何，只好罢免他的官职。同时下诏赐还李克用的官爵，令他继续守河东。

李克用胜了这一仗，气势大盛。这时，李国昌死了，沙陀兵指挥权完全落入李克用一人之手，他利用自己的兵权对仇敌实施报复。

首先，他进攻郢州赫连铎，赫连铎败走吐谷浑，被李克用派兵追杀而死。接着他转攻成德镇王熔，幽州镇李匡威领兵援救成德，两镇合兵十万，被李克用一举击败，成德镇归依于李克用。





朱温见李克用屡屡出兵，连战连捷，下一个恐怕就要轮到自己了，与其坐等挨打，不如主动出击。于是，领兵进攻李克用。从汴梁进击河东，必须经过魏博镇。节度使罗弘信对朱温很不信任，不同意假道。朱温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派大将丁会、葛从周进攻魏博，自己亲率大军随后。结果五战五胜，罗弘信无奈，只好求和。从此，魏博镇归于朱温。朱温得了这一大镇，见好就收，还军河上。

徐州节度使时溥，本来是朱温的盟友，但见到朱温权势日涨，颇不服气，屡屡挑衅。中原大地，一时烽烟四起，唐朝天下已陷入军阀混战之中。事实上，从僖宗时起，朝命就难出国门了。

西部地区的风翔节度使李茂贞、静难节度使王行瑜、镇国节度使韩建等人见关东打得十分热闹，唯恐一人得势，控制朝廷于己不利，决定先下手为强。他们共推李茂贞为首，借口太尉杜让能专擅朝政，竟然率兵入朝，强迫昭宗任命其代理人韦昭度为相，为自己加官进爵，并横蛮提出：朝廷有什么动议，必先禀报他们，不得擅行。

西方诸帅在京师胡作非为的时候，李克用正在趁幽州内乱而加强进攻。他安排好幽州事后，迅即起兵入关勤王。李茂贞等人对他深具戒心，各留三千人马宿卫京师，匆忙辞归本镇。

李克用在进兵途中，听说昭宗又要起用张濬，立即上表，说如果早晨用张濬为相，他晚上就赶到京城，语含威胁。昭宗忙派人专程去否定此事。

李克用兵马还未到京城，昭宗就已避祸到石门镇。李克用连忙派一部分兵马去护驾，自己率兵继续追击李茂贞、王行瑜和韩建。昭宗下诏命李克用赦免其他人，专讨王行瑜，并任命他为邠宁四面行营都统。

在这次保卫昭宗的战斗中，李克用不遗余力，说明他颇有心计。事实也是如此，昭宗在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，朝官无一



可以依赖的情况下，有这样一个一个人，而且是一个能人拥护他，当然会投挑报李。他封李克用为晋王，进命为行营都统，加昭义节度使，又把后宫中有名的美人魏国夫人陈氏赐与他。李克用事实上成了全国最高军事统帅，并从昭宗那里获得了永久占据河东的许诺。昭宗本来还想同意他屯军渭北以拱卫京师的计划，无奈有人反对，屯军渭北的计划未得到昭宗批准。李克用叹息一声，领兵回晋阳去了。

李克用回兵晋阳的时候，朱温正在全力进攻兖州和郓州。这两州都属天平镇，节度使朱瑄、朱瑾兄弟曾帮助朱温击败秦宗权，朱温与他们曾结为兄弟，互相依靠。朱温势力大增以后，便想吞并这两个战略要地。这是朱温的一向的作风，事急求人，事过杀人，对李克用，对时溥，甚至对黄巢，莫不如此。

朱氏兄弟在危急中，忙向李克用求救。李克用发兵数千，假道魏州赴援。罗弘信虽已归附朱温，但并不想得罪李克用，同意李克用兵假道。朱温早就预料到这一点，立即给罗写信，说李克用志在河朔，千万不要中他的假途灭虢之计。罗弘信听信了朱温的挑拨，放过李克用的前锋，乘夜袭击其后续队伍。李克用大怒，引兵回头进攻魏州，朱温立即派葛从周赴援魏军。双方在魏博镇内展开大战。李克用误入葛从周的深壕，差点被捉住，只好引兵退回河东。朱温乘胜追击，占据了兖、郓之地。

朱温占了地盘，杀了朱瑄，又霸占朱瑾的妻子，幸得夫人张氏婉言相劝才作罢，将朱瑾的妻子入寺为尼。如果说李克用嗜酒如狂，那么，朱温则是好色成癖。

唐昭宗乾宁三年（公元896年）底，李茂贞再一次进逼京师，唐昭宗派人向李克用告急，同时匆忙出京，向晋阳逃跑。路上听了韩建的劝阻，转逃华州，落在韩建的手中。李克用正用兵幽州攻打背叛自己的刘仁恭，无暇来救。韩建囚禁昭宗，